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擒龙手

武

侠

夜半两点 著



擒龙手

夜半
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夜半两点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擒龙手/夜半两点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8.10

ISBN 978-7-5313-3268-8

I. 擒… II. 夜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9952 号

春风文艺



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
至10658028访问网站

使用方法: (移动用户)

方法一: 直接上网

编写短信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发送至“10658028”,
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。

方法二: 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。

发送短信“A”至“10658028”,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,
免费下载并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后, 打开软件, 扫描二维
码或输入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访问网站。

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, 无信息费, 咨询电话
10086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 购书热线: 024-23284402)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责任编辑 温去非

责任校对 田 丰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30mm×186mm

字 数 225 千字

印 张 13.25 插 页 2

印 数 1—10 000 册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313-3268-8

定 价 20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835670

楔子

九月廿三秋分后，便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的天气。

细细密密的雨丝拉起了一张天网，乌晦的云角紧压着汴梁城，便似一把偌大的筛子承着天河筛落了无数寒针冰线下来。这雨已经下了两天多，还不见缓些。自宣德楼南去的御街，一路的青石板被雨水刷得清寒透亮，一行青呢小轿就缓缓行在这官民退避人马禁行的御道上。四个轿夫清一色的皂衣，脚步轻敏。待行到街心，一行大红朱漆杈子横挡在前面，轿夫们也不见退让，不知怎地脚下一拔，抬着那顶轿子轻飘飘地踏过杈子如履平地似的过去了。

那一双双短靴蘸了水的棉花一般，落地无音，唯听得淅淅雨声时急时缓。

良久，轿里有人轻咳了声，把那羽毡一掀，倾了半盏残茶出去。一行人轿，如鬼如魅。过了东角楼，沿十字街穿晨晖门、宝篆宫，到了旧酸枣门。这边是京城顶热闹繁盛的去处，一条潘楼街，放目望去都是珍珠匹帛香药的店铺，金银彩帛交易场所，每日里总少不了有百万钱钞的流通。虽然这两日被连绵淫雨压下了不少车马喧嚣，但

来往客人依然不断。

轿子在街东的潘楼停住，上面走下了个清瘦的老者，一身铁青色长袍，慢慢踏上那楼梯一步步拾阶而上。潘楼这日早给人包了下来，看老者上来，一个素衣仆从立刻将他引入静室。这间静室明暗两厅打通，短案矮杌，一色都是温润生辉的酸枣木，精琢细磨，只打了层清漆。在临窗的矮杌上坐了个羽冠的道士，面白如玉，但眼下浮青，有股子说不出的疲惫。对峙而坐的是个干瘦矮小已极的和尚，一身胭脂红的大襟僧袍，层层叠叠堆在身上，把幽室衬托得异样鲜艳诡异。

和尚右手边揽着个丽姝，细腰斜裙，露出段白玉般的颈项来。和尚的手顺她的小臂攀上颈，滑下背脊，盈腰一握。大有良工得遇一把美琴之意。那女子低眉敛容，正是时下相国寺北小甜水巷里最有名的娼伶。和尚见老者入了室来，只是欠欠身，笑道：“出钞的主儿来了，曼娘，还不来支曲子凑趣。”

道士一脸恼甚，老者却唯有苦笑。

那个道士徐丰冉，是虎丘剑池观的观主。而这个和尚却是天下有名的流红僧干晔，他原剃度在少林河西分院昭华寺，潜修十数年，突然破出山门，专行酒色淫逸之事。干晔人虽然荒唐，但一手千佛掌却是清纯浑厚，更兼习伽蓝若心经有

成。少林戒律院虽然也有派过几名武僧出来捕拿，但不是被他避开，便是捉住一两人横加戏弄侮辱，少林戒法虽严，却一时羁绊他不住，也大为颜面无光。

干晔话落之后，那女子不拣细乐，顺手从案上取了两个雪瓷碟子，于中指一夹，权充檀板。纤腕一摇，叮当震出几声切金碎玉之音，慢三快四，先走了一个过场。一时间，人与风似乎都静了。她声音不高，低低唱道：

杨柳垂地燕差池，绡情忍思落容仪。弦伤曲怨心自知。心自知，人不见。人不见——动罗裙；动罗裙——拂珠殿。

一曲迤邐，透着这风雨远远传了出去，便似搭了根索子，紧紧牵着人的离愁别绪。诸般如意不如意事，无数得意失意时，都在这一刹那间翻上心来。曼娘想的却是：这里风雨人心险恶，那人到底会不会来？他若来了，为的是自己吗？他若是不来……若是真的不来，又会怎样？而自己究竟是希望他来的心多，还是不来的心更多些呢？怕就是怕，他人是来了，但终不是为了自己，那倒还不如不来的才好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有人在外轻笑，以掌击节，和的也是这江南弄之一的赵瑟曲。“邯郸奇弄出文样，紫弦急调切流徵。玄鹤徘徊白云起，

白云起，郁披香。离复合，曲未央。”壁帷后，井窗边，座上的诸人，均是神色一凛：来了！

曼娘手中一颤，哐啷一声脆响，一个碟子落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
出了汴梁府，在城外金水河边十数里的地方有一大片郁葱葱的柳树林，一座三进两廊的大宅院就坐落在柳树林旁。这里的农家多是靠租种附近的田地为生，久而久之，渐成村落，便叫做大柳庄。在柳家大宅门前，是一个方圆数亩的池塘，时值秋重露寒，又赶上一场冷雨，大片大片的柳叶零落了满池。

已正时分，就听得一阵嗒嗒的马蹄声响，一行十一二人自官道拐进大柳庄。一个灰衣仆从打马走在前面，见一人踞坐塘边的青石墩子上，坠线垂钓，便随口问道：“兀那渔翁，秦府可在前头？”垂钓者回过头来道：“你问的是哪个秦家？”仆人一怔，道：“自是银鞭秦九秦老英雄的家宅。”只见那人穿了件葛布短衫，撒漫着两只天足，足下一双多耳芒鞋，虽然一身渔人的打扮，但却是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。女子向后瞄了一眼，微皱着眉头道：“银鞭秦九？”仆人见她不知，也不想多浪费口舌，径自拨马去了。没一会儿的工夫，那人在前面喊道：“杜爷，到了，就

是这里。”眼看着一队人马过去，女子也慢悠悠站起来，提着鱼篓跟在后边。

柳家大宅内一个老仆出来应门：“谁呀？青天大白日的，吵什么？”来人中一个年轻公子道：“这位老伯，烦劳禀告一声，京中执事杜榭杜大人登门拜访。”老仆搔搔耳朵道：“什么杜大人？从没听过，小哥找错人了吧？”年轻公子道：“贵庄的主人不是秦九秦老英雄吗？”老仆道：“真不巧，各位来得晚了，我们老庄主呀早过身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正欲合上大门，年轻公子道：“且慢，请问秦九秦老英雄的后人呢？”

老仆不耐烦道：“厚人？咱们家人丁稀薄，都快死绝了，哪儿来的厚人？”年轻公子也不生气，好涵养地笑道：“可是在下听说，秦老英雄的传人便是在此。”老仆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，咱们家里孤儿寡母的，传什么人？”这时有人轻咳一声道：“呃，福伯——”那老仆顿时苦着脸道：“啊呀，大小姐！”

一人从后越众而入，却是那个钓鱼的女子。原来这个女子叫秦芄，是银鞭秦九的嫡亲孙女，那秦九乃是林白道上赫赫有名大受景仰的人物，一杆三星点月的九玄镖旗走遍南北诸省，所到之处群雄俯首，几十年来从未有过一丝闪失。不过秦九威名虽盛，但晚年涵淡，甚少有人知道他隐

居在此地。

秦艸领着众人入庄，然后宾主在大厅落座。只见那个杜大人五十左右的年纪，穿了一身藕紫色的交领长袍。两手比一般人略长，手指修洁干净，左手拇指上还戴了个偌大的绿翡翠扳指。颐指气使，贵气逼人。他上上下下打量了秦艸一番，颌首道：“秦姑娘英姿飒爽，嗯，颇有乃祖之风呀！”秦艸相貌不是甚美，但目润如珠，眉宇清透，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，直令人如沐春风。她淡淡一笑，答道：“杜大人过奖了。不知道贵客屈尊枉顾寒舍，有何见教？”杜榭道：“这暂且不提，初次见面，区区备了一份薄礼，还请姑娘笑纳。”他手一抬，身后立刻有人捧了个朱漆礼盘过来，盖子一掀，就见盒内蜀锦上摆了一枚羊脂玉如意，还有一双掐金丝的合欢裹玉镯。金玉流彩，显然是价值不菲。

捧盒的人正是那个年轻公子，这人笑道：“金玉俗物，还望姑娘勿要嫌弃。俗话说，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。杜大人此次登门造访，是要请姑娘重振秦老英雄的昔日雄威，出一趟远镖。除了这些薄礼，还另有镖资奉上。”旁边的老仆眼睛瞪得溜直，似乎从没见过这般厚礼，忍不住咂咂出声。“这个嘛……”秦艸微皱眉头道，“……九玄镖局虽是先祖创下的基业，但寒舍人丁单薄，

俱是老迈妇孺之流，门庭虽在，却早不插手江湖上的事了。杜大人若要托镖的话，现九玄镖局的总局正在京里西榆林巷，里面正副五位镖头，没一个不是这行的高手。”杜榭摇头微笑：“秦姑娘太过谦了。这趟镖嘛，若天下还有一个人接得起，那便是秦姑娘你了。”

秦芄哑然失笑：“错蒙大人青眼相待，这话从何说起？秦芄一弱质女流，愧无擒龙缚虎之手段，只怕有负大人厚望了。”杜榭垂下的眼皮抬了抬，神色不动道：“秦姑娘不想问问杜某托的是什么镖吗？”秦芄凛然道：“所谓言不传六耳，小女子不敢妄知。”这姓杜的一身紫衣，虽然是便服，但谁不知道当朝四品以上方可尚紫，况且他身后的两个长随，目光精炼，落步沉稳，武功均非泛泛。这般非富即贵的人物，不告而来，礼下于人，又会有什么好事情？

杜榭置若罔闻道：“杜某若是信不过秦老前辈的后人，那也不敢登门拜访了。我手里现有一批二十万之巨的金珠要运往凉州城。这……是朝廷向吐蕃族六谷部收购关外良马的饷银。秦姑娘你大约也知道，西北茶马之市取缔已久，边关又战事频繁，兵匪盗贼肆虐横行，简直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。这官盐当做私盐卖，亦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玩着手上的翡翠扳

指道，“二十万金珠，这数目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不过还未曾放在杜某的心上。想我大宋朝，自开国以来，太祖太宗皇帝一生戎马，定南征北，好不容易才打下了这么一番河山。但北有大辽，西有西夏，这么一北一西，成犄角之势而扼中原，实为我朝历代之心腹大患。幸得当今天子圣明，德教化归，不久前夏王李德明秘密遣使来朝，要与我们大宋议和修好。圣心大悦，已准备册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。”

秦艸嘴角钩起，微带讽笑道：“果然如此，那天下老百姓总算有几天太平日子过了。”至于当今圣上是否圣明，那却得另当别论了。是时为真宗在位，两年前大辽带兵犯边，一路烧杀掳掠，直逼澶州城外，澶州距京都不过百里之遥，当时若非大臣寇准一力督战，真宗皇帝早就弃都逃往江南去了。而后军民奋战打了胜仗，真宗为了使大辽尽早退兵，率先求和，宁愿每年多交些岁币，纳质偏安。

杜榭继续道：“杜某此行，实则是奉圣上的旨意，护送一位顶要紧的人物去河西。这人与夏王李德明情谊甚深，一人之安危，足以影响两国之修好。所以杜某这才要烦劳秦姑娘，为国为民，鼎力相助。”秦艸道：“杜大人，江湖人不言庙堂事，这趟镖大约只有陕西六路安抚司才接得起

呀。”杜榭哼笑道：“秦姑娘手中，不是正有一面秦老英雄的平津令吗？江湖人都说‘令出风尘定，人过云津平’，我等正是想仰仗一下秦老英雄在陇左一带的威名。”

秦芄轻轻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杜榭面上带笑，可笑意未达眼角，淡淡道：“有道是王命如山，官身不由己！杜某也只能言尽如此，秦姑娘没旁的事儿，咱们便十月初三起程。说来秋也寒了，凉九暖三，秦姑娘别忘了多添几件衣裳。”他拱了拱手，站起来告辞。一行人来来去去，除了在厅口卸下个箱笼外，没一会儿的工夫，走得干干净净。

秦芄打开箱笼，只见里面露出几排白花花的银锭子来。银锭子上挂着青霜，森森生辉。门房福伯蜷着两条腿蹲坐在板凳上，长吸了口烟，忽地吐出条白线来，“大小姐，不用数了。老奴看过帖子，一共是整整两千两的雪锭白银，还有柳庄东五方良田的契书，算起来二百零五顷，嘿，真是大手笔了。”秦芄在原地走了个圈，笑道：“福伯你看，这可是官银呀！哼，压也把人压死了。”老头又抿进一口烟，慢吞吞道：“只怕是……买命钱。”

秦芄反向又走了小半个圈，回头道：“那姓杜的左手边的长随，脖颈子下有颗红痣……”福

伯接着她的话慢慢道：“虎口上有块疤，那是陈家丧门星留下的表记——冀北大盗程朴坚。”他咂吧咂吧嘴嘿嘿一笑，“应该是七年前吧，在洛阳犯了三桩大案，少说也背着二十一条人命。你只要递封黑函给洛中名侠紫阳刀，嘿，他奶奶的就有好戏了。”秦芄忍不住笑：“福伯你老虽老，可一点也没糊涂呀。”老人眯着眼睛道：“江湖一浪推一浪，老奴早就糊涂了哟。”

秦芄退到一张椅子前，也坐了下来，“人家都说树老成妖，人老成精。福伯你且掐指算一算，这京城里到底出了什么事，怎么好端端的找上了咱们秦家？”福伯啐了一口道：“老奴又不是妖精。不过大小姐，你刚才似乎看漏了一个人。”秦芄忙道：“哪个？”福伯道：“那个挺俊俏的年轻公子呀，嘻嘻，你也不多瞧人两眼。枉费人家可一直盯着你看。”秦芄道：“福伯尽说浑话。”福伯道：“大小姐你装腼腆，所以才漏了眼。那个人，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呀。他的左掌食指莹白如玉，练的分明是赤城水云院的天阴指法！这套指法诡秘莫测，驭气伤人，着实不可小瞧。”

秦芄听了大吃一惊：“赤城水云院！三庭四院！”福伯道：“正是。看他年纪轻轻，指法就已练到这个程度，只怕来头不小呢。三庭四院里那帮老不死的，虽然做人不见得怎么高明，但都还

算自珍毛翎，尤其……尤其当年君山一役后，立下了二十年内门人子弟绝不涉足江湖的誓约。他奶奶的，时间过得好快，不过是一打眼的工夫，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，江湖上平静太久，突然冒出这档子事来，只怕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呀！”

秦芄道：“既然有三庭四院的人插手，这事便没这么简单了。”福伯含起一根旱烟杆，雾蒙蒙地喷了一口道：“那是自然。除非……除非……”秦芄给他填了一缸烟丝，笑道：“除非什么？”福伯道：“除非那人是夏王李德明，不然，老奴实在不晓得谁还派得上这么大的阵仗。”两个人静默了一会儿，只有丝丝缕缕的烟气一时游荡不绝。

秦芄忍不住从项子上拉出一块铁牌来，放在手里慢慢抚摩。这块铁牌只有幼儿手掌大小，似方非方，似菱非菱，手工异常粗糙。想当年那帮汉子也真是胡闹，把太行的铁砂，中条山的青铜，小秦岭的赤金，还有些不知道是打哪里弄来的金石都聚在一起，居然真锻出这么一块铁牌来。——令出风尘定，人过云津平。

那些三山五岳的好汉们，少不得还有一些剪径小贼，汪洋大盗，就把这块铁牌给了当年的银鞭秦九。那个老头，就算是年轻的时候武功也不甚高，四十多年江湖生涯不知吃了多少败仗和暗亏；脾气更不大佳，经常为点小事暴跳如雷，有

一年还在相国寺将个武通判拽下马，痛打了一顿；人又惧内，他那原籍关中的祖母性子发作，有时候剥下鞋子就打过去，只见他苦笑着承受，躲都不敢躲。这么一个人，这么一块平津令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天下英雄是不是都已经忘了呢？

福伯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大小姐你要是想去，老奴也不拦你。既然人家都寻上门来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总不能当姓秦的家里没人吧？不过，老奴有几句话要说在前面。第一，此行可以入河西，但不可过敦煌；第二，三庭四院中赤城山水云院据川蜀，青梗擢秀院据关东，君山一心院据太湖，石竹天听院据闽南，至于太上，密罗斯和残阙三庭向来约束弟子极严，根本不插手世外之事。四院参与还罢，但如果连三庭也牵扯进去的话……”他面色一整，“无论人在哪里，你还是乖乖给我滚回来才好！”秦苒笑道：“瞧福伯你说的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没的惹这些难缠的家伙。”她用指沿摸着手里的平津令，低声道，“令出风尘定，人过云津平。其实我倒想看看这令牌是否还有人记得？但有一个人记得，那个老头子就不定多得意呢。”

福伯道：“大小姐你自己静极思动，何必栽在死人头上？老奴还有最后一句话，万一此行遇到青藏星宿海中人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。切记切

记。”江湖人风传川藏星宿海乃为魔道主脉，里面不但高手如云，而且多有神鬼莫测之能，不过近年来在中原销声匿迹，甚少听人说起。秦艽道：“福伯，星宿海中人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怎么都不听你提过？”福伯猛地吸了一口气，烟雾中星火闪烁，映得他的脸一时明一时暗，“就算不是妖魔鬼怪，那也不逾多让。这事儿不急，时候到了我自然会与你说。”

秦艽最了解福伯这人，知道他不想说的话，就算拿刀子劈个缝儿也挖不出来什么，只笑了笑。福伯吹一口烟气，慢慢道：“大小姐一身本事，也足以试翼江湖了，出去见识见识也好。鹰隼长大了，总要试一试这天有多高，风有多大。”

十月初三，秦艽应邀与杜榭等人在西掖门会合。这时杜榭已换了一身打扮，一件半新不旧的熟铜绸衫，外加员外顶巾，整个人稳健中透着一丝精干，看起来一副商贾大家的模样。他扮的便是一个江浙的大茶商。那个年轻公子叫韩潮，自称是杜榭的子侄，也跟着一道出发。除此之外，一行人还带了四辆大车，二十多个随从，许多的骡马驮子。那驮筐里装的都是今年特选的新茶，行色俨然。

秦艽也换了一身男装，黑色快靴，青衣短打。

她本来就无什么胭脂气，这么一改装，更显得风姿飒爽，人物洒脱。杜榭面带微笑，颇为嘉许。韩潮笑道：“秦兄弟这一身打扮，英气逼人，不由得不让在下自惭形秽。”这个韩潮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眉清目秀，谈吐斯文，颇有一股风流儒雅之气。秦苒笑道：“韩公子过奖了。”

从汴河到长安水路最为便捷，不过时值冬初，黄河水竭，众人只得取道秦凤路先去洛阳，再辗转西进。京都到洛阳一路上商旅如织，向来最是太平不过。众人一路无话，很快过了洛阳城，过了洛阳后渐近秦岭。秦岭这个地头，草木深而泽龙蛇，里面藏了很多积匪巨盗，眼见林色渐苍，人烟逐没，众人都不得十分小心起来。不过连行数日，也未见什么异样。

这一日天色欠佳，一层层的密云借着风势壁垒岩叠，等到了申初时分，几乎已经一色如墨。雨就掩在那云中，像含了一大池溺水，愈见其盈而愈不见其泻，似乎就单等着天宇间兀撕破了一个窟窿，浩浩荡荡怒倾而下。杜榭督促众人向前紧赶了二十多里地，好容易在黄河古渡口边找到了一家脚店。那渡口因为黄河改道，很久不用，连带着这店面都渐破损冷清。不过好在格局不小，一概用物还都齐全。一下拥进这么多人，也不显得拘束。